



爱慕

林
梹
蓝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爱慕

林栀蓝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慕 / 林栀蓝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596-1829-0

I. ①爱… II. ①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1720号

爱慕

著 者: 林栀蓝

责任编辑: 徐 鹏

装帧设计: 杨 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10千字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印张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829-0

定价: 3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243832

【自序】

情深的话未曾讲 · 001

为什么时间过去了你过不去 · 005

一整座城市的灯都闭上眼 · 021

隔着时间呼喊等不来的船 · 037

全世界你的怀抱是禁地 · 054

我最不忍看你背对我转身 · 069

学霸难过少女关 · 084

还没来得及好好道别 · 100

我爱上的是往事，他也是 · 116

我只是你心中神似的灵魂 · 131

其实你我这美梦，重来也无用 · 146

想和你夏天去吃冰 · 162

我推开玫瑰和说谎的手 · 178

这些年我所有的张望都是为了你 · 193

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开你 · 209

所有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 · 226

最亮的北极星 · 241

你的来信是悲伤 · 256

【后记】

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 · 273

序

情深的话未曾讲

你对我有多重要，我后悔没让你知道。

二〇一五年的尾巴，我翘了两小时的班，踩着高跟鞋走了很久的路，才终于拦到一辆愿意送我去高铁站的私家车。

那是我小半生中，仅有的一次，那么生怕错过一班列车，生怕错过一个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

他是我在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里，轻轻松松一笔带过，怎么也不愿交代我与他之间的后来的人。

许多写字的人，都会相信一件事——觉得正在发生的事情和还无法放下的人，是没有办法写到自己的故事里的。因为舍不得。

我气喘吁吁地下了车，匆忙奔下电梯，远远地看到站在光亮处冲我微笑的S，听到他对我说：“你写的书，我其实有买。甚至翻开书，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我们之间的故事的影子。”

说到这里，他尴尬又无奈地一笑：“可惜，我发现自己在你的书里，只是一位看起来并不重要的过客。”

听到这里，我眼眶一涩。

我抬起手臂，空空地比画了半晌，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那些能鼓起勇气说出口的，总是已经失去的。正因为对他的私心和珍视，我才不忍在书中多做言语。

前些天给一个短篇结尾，我写：“还没来得及好好道别，怎么就已经注定再也不见？”

但事实上，我和S，这场相见，应该算是有好好地度过别了吧。

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有那么一刻，他扭过头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并不是因为……”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

他扭头望着我，我们对视，他的眼眸闪烁着清澈的波光。

“不是因为你不够好，”他说，“是因为，时间，时间真的不对。”

后来，我曾抱着电话和闺蜜失声痛哭地复述这个场景，我哽咽地说：“我其实看得出来，他原本要说的，根本不是那句话。”

不是“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而是“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

我听懂了，在他沉默的停顿里。

在他扭头看我的眼光里。

在此以前，我设想无数我们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不期而遇的场景。但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认真地向对方道别。

他对我说的其中一句话是：“你知道吗？人生很长的，我们最后会发现，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不会太差。”

我隐约地听到了安慰的意思，我知道，他或许并不只是在安慰我，同时也是在安慰着那个内心深处的自己。

他在不清楚我的心意以前，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很好的女生。等我后知后觉地弄清楚了一切，已经晚了一步。

见面之前，我以为我可以伸出手，再试图握一下他的手。但是没有想到再相见，我却连一个临别的拥抱都没能鼓足勇气去做。

我们聊了快两个小时，其间他默默地退掉了原本订好的车票，重新又买了一张。我送他去进站口，冲他挥手说“再见”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他走远，却三步一回头地转身看我。我看到他眼中闪着光，就像从前我们还在学校，课间我的眼光越过其他同学，偷偷地落在他的身上，却总会心下一惊，因为发现他也在偷瞄我。

他对我说，虽然我们可能终其一生，再不会有任何联络，但只要我还在写书，他就会一直买我的书。

就像十年前，我们刚认识的那个夏天，他会在课堂上认真地看完我写的每一个稚嫩的故事那样。

跟他挥手说再见以后，我转身就哭了。

原来人生真的会有永别，会有再也不见。

那天回来，我写完了新书的番外，我知道他一定会看，也知道，

他往后的人生，一定会很好很好。

我掐断了手机音乐软件里循环播放的那首《请跟我联络》，把歌换成了《还是要幸福》：“你如果很幸福，半夜的简讯我就不需回复，因为你的悲喜已经有了容身之处。”

★ 我清晰地记得我们见面那天，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天过后，我陆陆续续地写了很多新的短篇小说。两年后，我将它们完完整整地收录进这本新书里。每个故事里，都暗藏着那天一别，我来不及对他说的话。而我亦清楚地知道，今生，我不再有机会像画重点一样将它们一一标记出来，在他面前展示。我只能遗憾地感动我自己。

为什么时间过去了你过不去

没人知道她有多不服命运这样安排。她揉揉眼睛，车窗外的街灯昏黄，
像极了她陪她在公交站等车的那个晚上。

景色并没有变，可时移世易，她错过的夜色，已是三年前的夜色了。

姜阮回国那天，怀里一直紧紧地抱着一套书。

那是宋诚三年前送她的生日礼物。

薄薄的三本，装在四四方方的盒子里，她抱回家后，连塑封都不曾拆过。三年前她离开北京，带的东西零零散散，当时行李箱正好还有一处空位，她原本想塞电吹风进去，眼睛却莫名扫到它们，鬼使神差的，就将它们带上了。

宋诚送的书，还陪在她身边，可他这个人，却自打她离开，便再无音讯。

而奇怪的是，她明明可以试着联络他的，多次想过，却始终没有这样做。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奇怪，大学的时候，她想见他，却不说想见面，而是暗自等待和他在图书馆来一个不期而遇。想听他的声音，却不肯主动给他打一通电话，只幻想着如果他能打过来的话，那就好了。

姜阮一直这样，有时她也会想，在宋诚的眼里，自己应该是从来都不曾想念过他吧。

可那又怎么样，她还是怪他，怪他没有主动走向她。

她离开的时候，他还不肯把她留下。

空姐过来送零食，问她要茶水还是饮料，她礼貌地微笑说：“白开水就好了。”邻座的男生忽然扭过头来，试探地问：“你的书，能借我看看吗？飞机上不能开手机，挺无聊的。”

她愣了一下，差一点就要下意识地同意，却还是尴尬地摇了摇头。

当然不能。

这本书里，有宋诚写给她的信。

三封信。

与其说是三封信，不如说是三句话。它们被分封散落其中，而每一张暗色的牛皮纸，对她来说，都是与众不同的。这套书，就像一扇始终紧闭的大门，她不明白，他写信就写信，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她；夹在书里就夹在书里，为什么又要把书特地裹上塑封。

看起来，好像是他随随便便从书店买来的新书，自己不想看，就胡乱塞给她做纪念的样子。

她当然懒得拆。

三年了，她要回国时，重新收拾东西，甚至有些懒于带它们回国，这才一时心血来潮地撕掉了包装。

然后，她看到了信纸上工工整整的手写体。

“还回来吗？”

“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接你。”

飞机顺利降落，姜阮抱着书欢快地去托运处等行李。路上把手机开机，拨通了宋诚的电话。

那是三年来，她唯一一次，拨通他的号码。

然而系统提示的，却是令她哑然的“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她一怔，一瞬间恨不得把宋诚从北京某处抓出来，揪着他的衬衣领子，审问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一小时后，她就笑不出来了。

她拿着不算多的行李，没有直接回住处，而是约了闺蜜出来，打算先在半路上吃点儿东西。蒋珊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一坐下就问她点菜了没有，然后自顾自愉快地点了一桌子菜。

等上菜的间隙，蒋珊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你听说了吗？宋诚跟以前咱们系的白佳……”

姜阮一怔：“白佳？”

“对啊，就是咱们系跳舞拿过奖的那个白佳，你不记得啦？”

蒋珊试图勾起她的回忆。

怎么会不记得。

和宋诚有关的人，姜阮没有一个不记得。

严格来说，姜阮并不是宋诚的谁。

她每天还在学校里混日子、翘课出去拍照的那些天里，宋诚已经在美术社混得风生水起，他每天背着画板耍帅地在学校写生时，路过的女生都会忍不住多看他两眼。

晚上女生宿舍的卧谈会，姜阮常常能从大家口中听到宋诚的名字。

有一次她正对着电脑修照片，背后上铺的蒋珊忽然发出一声尖叫：“你拍了宋诚！你竟然偷拍了宋诚！姜阮，老实说，你是不是也……”

她这才发现，自己路过篮球场拍夕阳时，照片里那个正面对着她，一本正经地对着画布落笔的男生，就是蒋珊她们经常聊起的大众情人宋诚。

姜阮忍不住好奇地把照片拉到最大，才看清了他的脸。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久闻大名的宋诚的长相，原来就是这样。

但是嘴硬说：“真不明白，他有什么好的？”

说完，她继续调色调，假装听不到蒋珊激动得大呼小叫：“宋诚你都看不上，你的眼光要突破天际了呢。”

姜阮鬼使神差地保留了那张照片，还给照片上的宋诚修了一下脸。

学校社团办摄影展时，她从一堆作品里挑挑拣拣，最后居然状似随意地发了那张宋诚的照片过去，给负责收集的师姐。

可想而知，照片被洗出来放到最大，挂在展厅里供全校同学欣赏和投票时，她的《天色已黄昏》以被刷票之势直接位居榜首。蒋珊怂恿她去跟宋诚道谢，然而她一想到自己辛苦修图，

却敌不过他强大的粉丝团，就暗自有些不服，总觉得这成绩来得不甚光彩。

姜阮没想到的是，隔天自己却先被宋诚不怀好意地拦下了。

宋诚当着学校好多同学的面，一路从班级门口拉着她去了学校天台。她被拽着胳膊在风里狂奔的时候，只听到周遭同学的尖叫声。

宋诚停下脚步时，她已经在教学楼顶楼被阳光照出长长的影子，他饶有兴味地问她：“你该不会？”

她再呆也能从那个笑容里分辨出他的言下之意，一激动便脱口而出：“那不可能！”

“那你解释一下？”他一手抱胸，一手撑着下巴。

一瞬间，姜阮只想反问他“谁给你的自信”，但是她张张嘴，望着他自信心满满的样子，突然就说不出口了。

“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半晌，她干巴巴地回他，低头否认。

没想到宋诚丢来一颗深水炸弹：“蒋珊都告诉我了。”

姜阮整个人如遭雷击，尴尬地把手在半空中挥舞着说：“她怎么什么都说！我去找她！”

说完，她慌乱地跑出了宋诚的视线。

她的心跳得厉害，逃到楼梯间，大口地喘着气。

一想到刚才宋诚得意的神情，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可她偏偏不敢对他疾言厉色，站在他的对面，她只听到自己脑子里“嗡嗡嗡”地一通乱响。

他让她无法正常思考。

姜阮从来没有因为谁这么紧张过。

她在楼梯间平复心情，转而又想到刚才自己被带到天台，待会儿必然又要接受一遍全校学生的注目礼。届时，她又该如何解释。

正在姜阮为此皱着眉思考的时候，她的头发被人冷不防地揉了一下。

她侧过脸，迎面而来的是宋诚被近距离放大的双眼。

他盯着她问：“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要去找蒋珊吗？”

她被他问得脸马上红了：“哦……我这就去。”

他再次使出摸头杀：“我带你去。”

姜阮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他终于不再像刚才那样，逼近地观察她了。她稍微放松下来，想的第一个问题却是，真不懂自己为什么要慌张。

路上有宋诚的朋友冲他打招呼，挤眉弄眼地吹着口哨，姜阮一身的不自在，再次主动求饶说：“我自己去就行了，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

宋诚微笑，坚定地摆动了一下食指说：“不。”

回到班级门口，蒋珊从里面闻风而动地蹿出来，姜阮一时之间感觉自己心跳加速，然后，她听到宋诚问：“蒋珊，你跟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姜阮也跟着这个问题把脸扭过去盯着她。

这时候，蒋珊走过来，讨好地和她耳语道：“姜阮，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我跟宋诚说你以后会找他当模特，他同意了！这样以后我们的宿舍就多了一个大福利，你可千万不要拒绝。”

说完，似乎看姜阮不太乐意，蒋珊双手合十地小声道：“拜托拜托。”

姜阮不自觉地松了一大口气，乱七八糟的想法终于一下子清空，脱口而出：“这个啊，行吧。”

一旁的蒋珊得到讯息，赶紧冲宋诚做出邀功状：“当然是真的！不信你问姜阮！”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宋诚扭头看着她。

一瞬间，姜阮感觉自己的脸又红了。

她尴尬地摆摆手说：“反正，下次我定好时间约你，就这么说定了！”

宋诚得到答案后脸上也露出满意的表情，冲她们笑着挥挥手，

转身就走了。姜阮下意识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她的眼光瞥见一旁郁郁葱葱的花树，心中仿佛“咔嚓”一声响动，将画面定格。

年少的时候，遇到光芒四射的人，他的身边围绕着太多崇拜者，我们总是高傲地觉得自己不会和那些人一样。

直到有一天，真的见到他浑身散发着不可思议的光，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和旁人没有什么不同。

姜阮就是这样。

和宋诚约好的拍摄在一周后，蒋珊伙同他的粉丝团里的几个女生一早就为了那天要穿什么而准备着。只有姜阮，一直在认真地调试设备，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拍出来他会不满意。

姜阮一再跟蒋珊商量画面和风格时，蒋珊忽然停下，饶有兴味地问她：“你怎么突然对宋诚的事这么上心了？”

“我这叫专业。”她慌忙自圆其说。

拍摄当天，天气有点儿阴沉，宋诚在学校阶梯教室里按照她的指导摆造型。光线一会儿照进来，一会儿又飞快地暗下去，蒋珊在旁边忙不迭地帮着拉窗帘，另外几个女生只敢远远地站在教室最下面一层，仰着头朝上看，表情特别认真。

姜阮拍完一组，正打算问宋诚要不要喝点水休息一下时，一个女生从教室门口冲了进来，怀里抱着水和三明治，一把塞给宋诚说：“你吃点儿吧，很好吃的。”

宋诚微笑地接过来，说了谢谢，就撕开包装咬了一口。

女生送完吃的，也老老实实在站到最下面那一排围观群众当中去。

蒋珊凑过来跟姜阮耳语：“这是咱们系的白佳吧？”

姜阮用眼神回复她“我又不认识”后，就忍不住转身向宋诚喊：“你怎么一点儿也不客气？”

宋诚停下手里的动作，思考三秒，忽然伸手递出了剩下的半

个三明治问：“你也饿了吗？”

她一愣，还没来得及反应，蒋珊立刻眼疾手快地一把接过去，连声说：“宋诚，你真好！”

姜阮竟然听到自己的心里“咚——”“咚——”地猛敲了两声，她居然懊恼自己没有伸手去接，觉得自己一定是疯了。

“你休息好了吗？”她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们来拍下一组。”

宋诚却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说：“你把我拍成什么样儿了？我要看看。”

她还没来得及收拾好的慌张终于无所遁形，手一抖，相机都差点滑下去。宋诚伸手帮她接住，顺势和她挨得更近了。她滑动着按键，一张张让他看，好在，她听到他说：“不错。”

“那当然，我们姜阮的技术在学校里可是数一数二的。”蒋珊嘴里的三明治还没吞下肚，就含糊不清地插嘴道。

那天他们一共拍了三组照片。

宋诚最初笑起来春光明媚，但拍到后来姜阮喊他笑，他也只是抽动两下嘴角，无力地摇摇头说：“僵了。”

姜阮看一眼手机，已经下午四点半了，距离他们早上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八个小时。她望一眼四周，别说之前几个积极的女同学，就连自诩非常有毅力的蒋珊，也不知去了哪里，没影了。

她盖上单反，从脖子上取下来塞回包里。做这个动作时，她漫不经心地问宋诚：“一起吃饭？”

“好啊。”他在地面前，总是落落大方。

后来她总是在想，洒脱是否就是无所谓。

他有说有笑地走在她身旁，她安静地听着，偶尔给出一个简单的回应。他停步在一家店门口，指着大海报上的字样，问：“双人火锅，很好吃的样子，我们吃这个吧？”

她望着他爽朗的笑容，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姜阮想的是，蒋珊她们一定会很羡慕吧？她和他一起

吃了听起来很甜的双人份火锅。

隔着热气氤氲，姜阮扒拉着小碗里的食物，宋诚忽然抬头说：“想不到你拍人也拍得挺不错的。”

意识到自己被夸，姜阮倒有点儿不好意思了。这时宋诚又说：“要不我拜你为师吧？你教教我。”

“你想学摄影？”姜阮诧异地反问，“摄影虽然有趣，但修图可是很枯燥的。”

宋诚的表情流露出一丝坚定。

就这样，姜阮成了宋诚的师傅。她平时修图总在学校的电脑室里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她新收的小徒弟却一点儿都不懂得套路，好歹做做样子，也对她嘘寒问暖一下啊，可宋诚却只是摆弄着她的单反，拿她当模特，找准各个角度拍她。

姜阮一开始还很在意自己在他镜头里毫无美感的样子，再后来，她也就习惯了。

等她从一堆照片里起身，伸一个懒腰，再看宋诚，他仍然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企图把她照得再好看一点儿。

比如，趴在阳台上，又或者是踩着凳子站得老高。

姜阮忍俊不禁地冲他扬了扬手，问：“我来检查一下？”

宋诚连连点头，愉快地把相机递给她。

他是真的拍得不错，极有天赋，光学和构图都无师自通一般，姜阮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怎么样，你不后悔收下我了吧？”宋诚似乎猜中她的心思，“你别忘了，我可是美术系的高材生。”

姜阮这才恍然大悟，流露出赞许的神色：“那我教你修图，你别着急，了无生趣的部分马上就要来了。”

她熟络地招呼宋诚坐下，然后拿了一张椅子坐到他身边，打开PS，开始讲解怎样调色。她偶尔起来再自然不过地手把手教他使用快捷键，她凑到他的脸和显示器之间，感觉到他在认真地看